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吴與自君之七世祖竇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吴越王於是時

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黄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

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户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

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
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一無此字神明其佐宣
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
郎淩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
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
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
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
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

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

御史曾君卒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朂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從武進其居與塋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歴三二一作年九月庚寅

公餗等塟君於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蓋恃力者雖

盛而必哀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其弟其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

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

士歷連道一作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塟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鄂州司理

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

待制尚書户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事吴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税巡檢泰州鹽場潼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

有六府君孝弟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
其居于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
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
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
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令列侍從居諫官自
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
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
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

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於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旲早卒次適横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歴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𦵏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盧陵

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襃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葢古之為子者禄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皐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

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

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攺容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名為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名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

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埴）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

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

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軍事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

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

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吴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襃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

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黄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税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内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于友悌凡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

兄吾父也慶歷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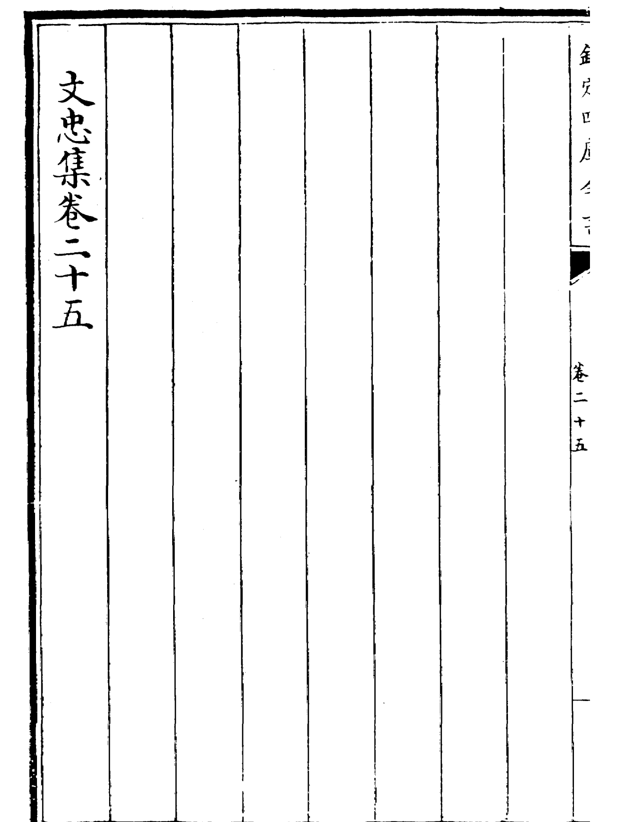
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親愛之蓋其名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

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盻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

已而知其賢復名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歳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月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曽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

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録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然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天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

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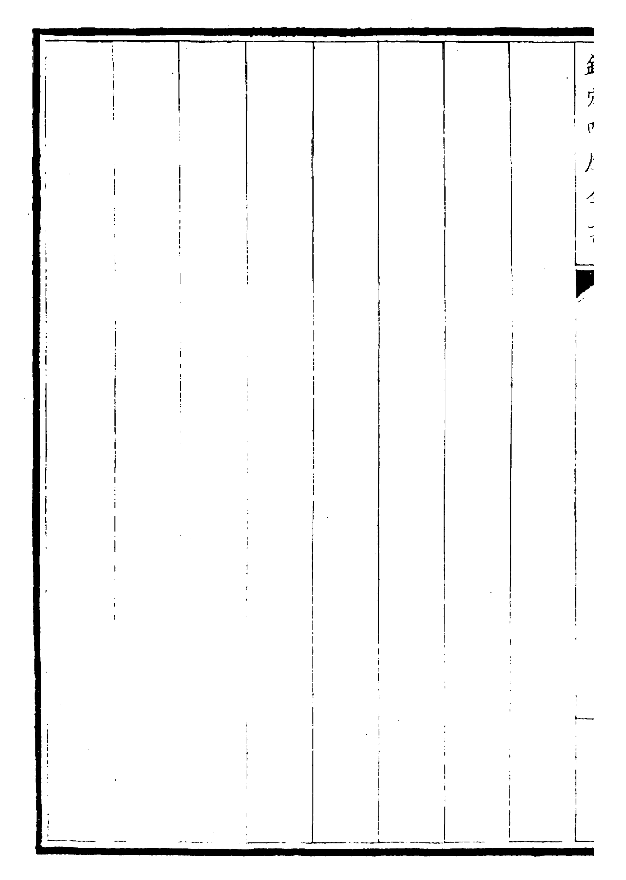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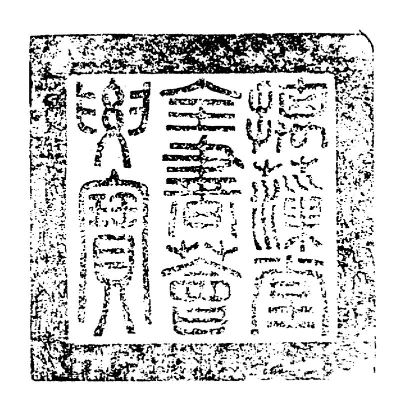
文忠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二頁前五行小人之讒刋本讒訛纔據别本改

卷二十四第十一頁前二行為絳大族刋本絳訛緯據别本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刋本脱莫字據别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六

墓誌四首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科以材敏稱於當世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

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塋其父於河南令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遊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

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塟壽安母鄭氏德與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殺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兹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殁也見思一作殁也見稱斯可

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熾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一作在予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

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

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丁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莚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

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禄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名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脩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

府移書丞相言歳凶嵩山宫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歳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内始令内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鼊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内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

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寓客㓟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名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議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

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旣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脩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

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

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勑列反墩破公議復名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廪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繞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廪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撤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

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噫公之
事何多歟繄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
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
尤大者爾將塟其嗣子具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繄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
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
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
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

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埶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别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

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叅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

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名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名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

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户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

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夷一作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

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闍)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詾詾)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以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揺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

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甚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茍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

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
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
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邉
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名大臣議或欲選
將増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
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
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
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

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

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曽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
追封曽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
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
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
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
葢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
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徳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
肅令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絲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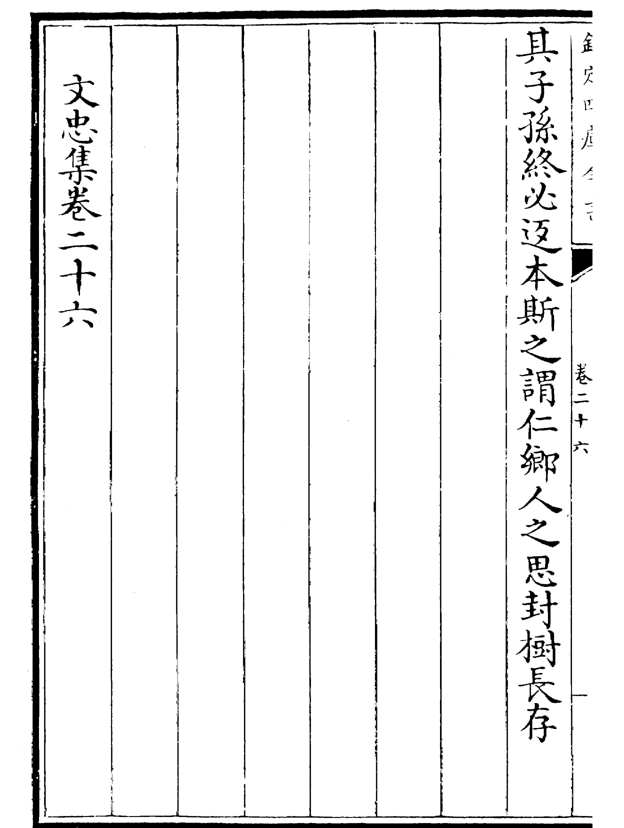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

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為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甲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禄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

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堤民至今賴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

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



其子孫終必迓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文忠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十二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户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

之文今其塋宜得予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

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正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鋭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茍活靈州而罷西兵何

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名還遷太常丞三司户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傳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

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二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踈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

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陜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州府名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

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犀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名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

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昺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此此一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緼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晩而通惟其壽考福禄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蕭無夫人字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修為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

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

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黄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於

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為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

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不法五字官屬莫能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傭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一字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

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本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顔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代恕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

可以賙天下賢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觧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朞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名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

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歳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灾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叅軍州民欒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耶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於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瞷人緩急而為性寛静沉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為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為喜怒設耶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八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一人一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歷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徳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巳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户叅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塟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隂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於人至公貲衰乃施於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剏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

者逺愈積益蓄銘昭其脉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余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余文宜其來請於余也初天聖九年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

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至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

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惎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聨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

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座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

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慱州高唐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塟開封令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

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

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三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

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壟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

傳註不為曲説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脱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説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

吐呑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
斯文

文忠集卷二十七